



册府元龟

卷之七百六十七  
至七十



13

849

251



門 4 3  
冊 849  
卷 25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儒學

周官著師儒之訓太史公論儒者之要始於博習經  
藝之文祖述堯禹之道其後分而為六家蔓而成九  
種至於憲章仁義順陰陽明天道宣教化正人倫以  
致乎至治固異端之不能奪也春秋之世施及戰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百六十七

聖師云沒微言誕布學者間出素風益邵雖復遭坑  
焚之變而鄒魯之俗弦誦無改大漢龍興罷出百家  
表章經術建立學宮有以祿利修復黷較風以德化  
傳受彌廣藝文不墜蓋西京之士彬彬矣中興崇學  
於茲爲盛魏晉以降木之或替豈不以六君子之訓  
四術之教乃百王之所取法千古所不易者也今悉  
其志學成業顯名於世者著於篇  
倚相楚人爲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上世  
帝王遺書也

孔子魯人爲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其後適周問  
禮蓋見老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  
書傳紀自孔子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  
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二百五篇孔子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述以  
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  
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孔子嘗為魯司寇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

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子張居陳

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

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

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凌遲以至子始皇天下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孟軻鄒人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知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

荀卿趙人與孟子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

於當世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

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懷序列著數萬言荀卿在

齊三為祭酒後適楚為蘭陵令而卒於蘭陵

漢叔孫通一云名何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高祖

初為漢王復拜為博士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

漢王為皇帝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與其弟

子百餘人共起朝儀事具掌禮制禮門乃拜為太嘗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

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申培公魯人以詩經為訓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後官至大中大夫伏勝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嘗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徵為廷尉言誼少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修春秋左氏傳為傳訓終於梁王傳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時為博士通五經能

持論善屬文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仲舒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景帝時為博士

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戴德字延君號大戴為信都太傅

公孫弘菑州薛人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帝曰

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  
一篇位至御史大夫

丘壽王武帝時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  
秋高材通明遷為侍中

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馮遂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

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  
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時昌邑王以少子受  
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

張禹至長安學從沛郡施仇受易琅邪王陽膠東甯

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

韓嬰燕人為嘗山王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

言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悍勇仲舒不能難也與正孫諸論難論同異於此聚

榮廣受穀梁先是公羊大與穀梁寢微廣高材捷敏

與公羊大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

蔡千秋字少君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

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使高

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經公羊氏乃廢學也宜興

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於公羊家竝說帝善穀梁說

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  
韋玄成宣帝時為淮陽王中尉王未就國玄成受詔  
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  
閣條奏其對  
劉向時為諫大夫以偽鑄黃金減死論會初立穀梁  
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施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  
閣  
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  
梁丘臨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  
精熟專行京房法瑯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

聞人通漢子方

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

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戴聖以博士論石渠

夏侯勝亦以儒顯名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  
后蒼字近君東海剡人  
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  
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  
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張無故字子儒山陽人  
事山拊受尚書善修章句為  
廣陵太傅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之後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  
 多於是矣以安國為諫大夫  
 韋賢為人質朴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受  
 號稱鄒魯大儒為丞相薨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康衡字稚圭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  
 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衡鼎來

言當也言衡且來也賈誼云  
 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 衡語詩解人願衡後位

至丞相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  
 安樂為明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學彭祖為宣帝博

士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康衡同  
 師三人經術皆明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官  
 皆嘗後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卒

師丹字仲公治詩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  
 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

翟方進為小吏心厭之聞蔡父言當以經術封侯心  
 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位至丞相

徐放治詩授于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谷永於經書尤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畧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位至

大司農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後爲南昌尉

揚雄字子雲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博覽無所不見位至大夫

後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

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徐揮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列二

十一篇

桓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折疑異譚後官至六安郡丞

張玄字君夏少習春秋嚴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

丁恭字子然習公羊顏氏春秋學義精明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將建武初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

魏應字君伯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應終騎都尉

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為博士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杜林少好學沈深父鄴為梁州刺史家既多書又好

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

博學文雅過於做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

避難客河西建武六年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

馬衣被群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

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

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

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掘時不離身出以示  
 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  
 濟南徐生復能傳之世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  
 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  
 行位至大司空  
 任安字定祖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除博士  
 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習顏氏春秋建武中為州  
 從事徵拜博士  
 任子良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  
 習魯詩論語舉孝廉為郎建武中入授皇太子

論語又為其章句

劉寬少學二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稱為通  
 儒入為光祿勳卒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揚子卿終於左  
 中郎將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年十六舉明經徵試博士  
 鍾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  
 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位至左中郎

將卒  
張玄少習春秋顏氏後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  
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日諸生上言玄兼說嚴  
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  
而卒

董鈞字文伯捷為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永平初為博士當世稱為通儒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  
江謝曼卿精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後從大司空杜林  
更受古文尚書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

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

周防字偉公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  
舉孝廉拜郎中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揚倫字仲理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下鴻習古文尚書  
為郡文學掾後特徵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  
覽書傳知名大學後為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少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位至  
諫議大夫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明儒

後拜儀郎以壽終

周燮十歲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徵之不就

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

別自名

元父欽字子侯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後辟司徒歐陽歛府

以病去卒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

明三說歷庶通易詩知名於世位至大長秋封鄉

侯卒

承官少勤學不倦經典既明歸家教授三府更辟皆

不應求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官拜博士

侯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

元都講

又從鍾寧君受律

位至大司徒

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

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後為連勺令以

事免卒

魯恭始為郡吏大博趙熹聞而辟之章帝集諸儒於

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後位至司空

王渙敦儒學術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官至雒陽令

卒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終於光祿大夫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  
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沛王輔等五王更  
請皆不能致  
尹敏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  
穀梁左氏春秋後為諫議大夫卒

許慎字叔仲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嘗推敬之時  
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仲卒於徐陵長

沒音侯  
交反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徵辟竝不就順帝時詔徵拜  
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

守卒于官

宗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

揚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  
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位

至太尉  
趙畢請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作詩細歷神淵蔡邕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  
之學者咸誦習焉

張訓字子雋濟陰定陶人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  
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

邕共奏定六經文學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  
 魏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善左氏傳杜畿為太守亦甚  
 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  
 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  
 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  
 引領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孫資字彥博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  
 奇之  
 董遇及賈洪邨鄆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

儒宗

王基為中書侍郎時散騎嘗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  
 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嘗與抗衡  
 蜀許慈字仁篤師事劉禛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  
 毛詩論語慈終於大長秋

譙周字允南為光祿大夫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  
 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  
 疑焉  
 來敏字敬達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署  
 敏典教較尉

廖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不應辟召時號北郭先生二子孟舉竝知名

張喬字君嗣治公羊春秋涉經史位至輔漢將軍

文立字廣林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

伍梁字德山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向朗字巨達領丞相長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簡以史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

皆敬重焉後以功封顯名亭侯位特進卒

吳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位至輔吳將軍

諸葛瑾字子瑜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後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

闕澤字德潤爲太子太傅領中書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后曹公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孫權以爲長史卒

劉游舉孝廉爲郎中祖父本師受經傳學群書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伯父寵字祖榮受文業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  
程秉字德樞事鄭玄后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議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嚴略字曼才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學文終於尚書令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

晉何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

闞續字續伯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續位至漢中太守

杜預爲春秋左氏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矯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矯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

侯使光儒博學古歷官著續文華奏議皆有條理後終於少府

范甯為中書侍郎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  
 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  
 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  
 述不倦歷官至太嘗卿  
 戴若思弟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  
 儒學過之弱冠舉秀才位至尚書僕射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研覽墳素初仕吳為臨海  
 太守謝病還家敦悅儒學三子爽咸泉竝以儒學至  
 大官

杜襲字行齊廬江瀟人  
 世以儒學稱永嘉初公車徵  
 拜博士不就

徐苞字仲胄高密淳于人  
 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  
 守

范弘之字長文雅正好學以儒術皆明為太學博士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耽學遂為通儒  
 嗣後慕容皝襲號署官至祭酒

王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  
 都舊事多所諳究隱後為著作郎賜爵平陵鄉侯  
 袁亮字貞固有學行亮子粲文學博識累為儒官

涼茂字伯方少好學論議嘗據經典以處是非茂終於太子太傅

康峻歷郡功曹舉計椽州辟從事太嘗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郝鑿字道微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

董景道字文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

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

儒演廣鄭旨至劉曜時徵為散騎嘗侍固辭遂以壽

終

庾乘遊學官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等每處下

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范宣雖閑居屢空嘗以講論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

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讀之聲有若齊魯後詔徵為太

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華廙都督河北諸軍事坐事免官削爵土棲遲家巷

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

行於世  
 姜龕天水人姚興時與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  
 著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  
 遠而至者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  
 講論道藝錯綜明理涼州胡辨符堅之末東徙維陽  
 教授弟子百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講業興勅關尉  
 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行往來出入勿拘嘗限於  
 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八

儒學第二

宋周續之字道祖晉時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  
 集生徒續之年十二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徵為太  
 子博士不就高祖踐祚復召之為開館東郭外續之  
 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

禮

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  
尤明三禮毛詩時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  
學監總諸生次宗初不受徵辟元嘉中徵至都開館  
於雞籠山車駕數

後卒於鍾山

劉湛字弘仁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後以詹事為丹  
陽尹

南齊關康之世居京口篤學以文義稱尤善左氏春  
秋高帝為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  
點定徵之不就

張緒為國子祭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嘗  
云何平叔所不改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  
一也

梁鍾嶸仕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  
領祭酒頗賞接之

何修之字士威少好三禮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  
口仕齊為國子助教  
嚴植之字孝源少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  
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嘗侍  
天監四年兼五經博士

司馬筠字真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  
 下華字昭岳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遍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中為安城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  
 韋陵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強記當世士咸就質疑

沈峻字士嵩傳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國子助教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

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嘗博士天監中歸梁累遷步兵較尉兼國子博士  
 劉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之植曰江左已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庾於陵清警博學有才思隨齊王子陵為荊州召為王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群書  
 賀琛伯父瑒為世碩儒授經於琛瑒卒後琛家貧嘗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卒光祿大夫

徐勉為尚書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  
凶勉皆預圖儀

後梁蔡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  
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管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  
大為勉所賞異令與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  
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范適順陽人散騎嘗侍迪之弟適文采劣於迪而經  
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宗希顏度支尚書如周之子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  
希華亦如周之子博通經術為荆楚儒宗

陳龔孟舒治毛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潯陽郡丞  
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沈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  
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初仕梁為祠  
部郎中時年二十餘同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  
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  
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嘗使洙為都講

鄭郊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大通五  
年釋褐奉朝請

褚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

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議郎專講詩易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位至尚書祠部郎

岑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官至征南府諮議參軍

徐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學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二十餘卷終於新安王府諮議參軍

沈文阿字國衛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

不行文阿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景

太史叔明舅王慧興正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成義疏治三禮三傳

咸叅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

張機為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習機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

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機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辨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

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座以為笑樂



後魏梁越字玄覽新興人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道武時爲禮經博士

梁祚比地人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嘗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嘗有舊文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携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嘗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

平嘗字繼叔燕國薊人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通歷中書博士祕書丞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而孤貧雅好詩傳魯受業於

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太祖徵典內較書固以疾辭

劉蘭武邑人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後爲國子助教卒

封軌爲考功郎中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簡試諸州學生詔從之

賈思伯位都官尚書爲侍講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

山偉爲侍中中書令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其大業李都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

游肇外寬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於三禮王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位至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軍事揚州刺史

耶乳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

崔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

崔辯字神通博陵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

陽盡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經籍官至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為劉昺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昺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教博士

宋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後拜著作郎

宋稚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

李紫興上黨人漁陽鮮于靈馥聚徒教授說左氏傳紫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

張堪燉煌人好學能屬文仕沮渠蒙遜為黃門侍郎涼州平入國崔浩識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

右燉煌張堪金城宋欽武威段根三人皆儒者並有

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  
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  
如此

劉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  
頗好文翰位至太常卿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  
記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北齊刁柔字子温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天  
保初除國子博士

馮偉節中山安喜人少從李鉉遊學鉉重其聰敏嘗  
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趙郡王將舉克秀才  
固辭不就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  
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  
士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  
禮畧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沉思研求晝  
夜不倦教授於燕趙生徒隨者甚衆州將送至都詣  
試經業授國子助教遷博士

孫靈暉明敏有器度得孫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

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叅軍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俱通大義李鉉字寶鼎教授鄉里生徒嘗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平鑒字明達燕趙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

鮑季祥渤海人甚明禮其摘文折事自然大畧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劉偉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位至睢州刺史

後周樂遜字遵賢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歷太學助教博士

杜叔授字子弼襄陽人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任梁爲宜豐蕭修府中直兵叅軍韓裒字弘業少有志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恠而問

之對曰文字之間掌奉訓誘引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畧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嘗侍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賈熾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位至太傅

樊深字文深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太祖置學東館教誨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六官連拜太學助教遷博士

庾信尤善春秋左氏傳

柳虬字仲盤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竝車服華盛惟虬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畧通大義後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姚僧坦初仕梁爲湘東王府中記室叅軍僧坦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甚爲學者所稱隋柳讐字顧言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教授子弟後

任至著作郎

房暉遠字崇儒葺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北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少學下士及高祖受禪太嘗鄉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大學博士平彥之隴西狄道人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開皇初爲國子祭酒

元善河南雒陽人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

經尤明左氏傳官至國子祭酒

蕭該梁鄱陽王恢之孫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皇初拜國子博士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寵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

楊伯丑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國子祭

酒何妥嘗詰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  
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其所說辭義皆先儒  
之旨而思玄妙有徵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嘗人所  
及也

劉臻爲儀同三司左僕射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  
聖

魏澹世以文學自業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  
史善受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  
張文詡河東人父瑀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名  
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

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  
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  
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寵  
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又詡時游於太學暉遠等  
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  
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遂以儒學知名爲州  
博士時河間人劉炫聰明博學文亞於焯故時人稱  
二劉焉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  
右者位至太學博士

張羨初任後周爲司成中大夫與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

褚輝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揮博辯時無能屈者繇是擢爲太學博士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大業中爲秘書學士

唐徐文遠雒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嘗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遠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之至於奧頤之境此君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論義十餘反甚歎服之

馬嘉運隋末遊於劔南以講授爲務蜀士多賴其成



益者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於白鹿山四方受業者嘗數百十人

陸郎字德明吳郡人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仕陳爲國子助教時年尚少而與博士張機齊名武德中爲秦府學士補太學博士

蓋文達信都人幼聰敏好讀書受業於同郡劉焯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見之者稱有君子之風時冀州刺史竇抗頗好文義乃廣集儒生令相難擊其大儒劉炫劉軌思等咸在講座文達與同郡孔穎達劉彥衡皆預焉旣論難文達抗音而請皆出

其意表抗大奇之因問曰蓋生就誰而學焯從坐起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抗曰可謂氷生於水也

蓋文懿爲秘書博士嘗聞講發毛詩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亦以儒業被知章句頗優而儀範不逮文達官至國子博士時稱蓋文達信都人初受業於同郡劉焯然焯號爲通儒門人甚衆初不之禮穎達察焯不能出已之右於是請質凝滯皆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因辭歸焯

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

朱子春蘇州吳人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更觀子史善屬文隋末爲秘書學士武德四年隨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長從劉軌思受毛詩周易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後遍講五經尤工三禮貞觀中爲崇賢館學士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終日如是貞觀中爲弘文館學士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

三雅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稽遂良每稱爲九經庫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尤明詩禮及史記漢書貞觀中累授晉王太學太常博士弘文館學士子儒亦傳父業

秦景通嘗州晉陵人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嘗稱景通爲大秦君暉爲小秦君若不預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弱冠遊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

王紹宗少勤學遍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嘗傭筆寫佛經以自給則天拜太子文學轉秘書少監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少通五經兼涉衆史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弘文館學士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

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駢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文學

郭山暉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

裴炎少補弘文生在館垂十年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後以明經擢第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重之

褚無量幼孤貧勵志好學及長精三禮及史記舉明

經歷國子博士司業祭酒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博覽經書善屬文舉進士文學優贍科歷秘書監昭文館學士

劉子玄本名知機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代傳儒學之業子玄子貺博通經史

徐堅少好學通覽經史為東都留守王方慶判官方慶善三禮之學

吳兢汴州浚儀人勵志强學博通經史官至掌王傳李泌字長源周八柱國弼之裔也聰敏好學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及論語大義

馬位京兆人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建中末又登博學三史科累遷皇太子及諸王侍讀鄭餘慶貞元中同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

張薦字孝舉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大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

路泌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子隨以通經累遷司勳郎中穆宗時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陸質吳郡人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趙康師啖助皆為奧儒質頗傳其學錄是知名

許孟容京兆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後究王氏易登科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瞻速舉進士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

鄭裊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明如張叅蔣防楊綰嘗蒙皆知重之

宇文籍字夏龜少好學尤通春秋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作

崔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劉賁字去華博學善屬文尤精史左氏春秋

殷侑為兒童力學不念家產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五經登科第歷代公革擢為太常博士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梁敬翔好讀書善禮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

後唐藥縱之太原人少學為儒依河東馬步軍都虞侯楊守業有書數千卷太原俗尚武儒者少故縱之以儒為業攝代州衙推明宗刺代以依之官至曹州

刺史

馬縞少嗜儒書頗通經義五禮五樂嘗所經心而著述文章亦粗諧流輩位終國子博士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為衙較憲始童弗喜儒學而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耻於肄業唯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

通諸經尤精左傳後為太原尹北京副留守

周司徒翊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官至太嘗鄉致仕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九

自述

夫摛文奮藻修詞立誠蓋儒者之至業君子之盛德者也然則道有汚隆時有險易志之所蘊用或未周則必垂訓成謨因文見意用彰敷述豈徒然哉故禮曰述者之謂明其是之謂也兩漢而下制用丕顯游

揚藝圃博約詞林託理以寄其懷譬道以揚其已觸類而長馳思無窮著之千篇可得而覽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爲大中大夫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

與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無物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情效節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掌侍郎乎天下無害雖有聖人安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雖然安可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

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

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

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

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孳與收同敏勉也辟若鵠鳴

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

行天有寧度地有寧形君子有寧行君子道其寧小

計其功其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

纁也

如淳曰黈音主謂以為瑱用黈纁縣

纁也黃纁為充用組縣之於冕

明有所不見聰有



所不翦舉大德救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

語曰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救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在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

欲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者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

無徒廓然獨居

魁讀曰塊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

忠合子胥

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作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

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耦合也徒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鄴

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闚天以蠡測海

蠡瓢也

以莛撞鐘

謂橐也

豈能通其

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鼯

鼯之襲狗

鼯鼯小鼠

孤豚之咋虎

孤豚孤特之豚咋嚙也

至則靡爾

何功之有

靡碎滅也爾語辭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無困

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

也

楊雄字子雲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

起家至二千石

離著也

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 泊安或嘲雄以玄尚白

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

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為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

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僖人之爵析亦分也僖荷負也懷人之符

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青紫謂綬色紆紫也拖曳也今子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同行謂同行列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金門金馬門也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

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

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

枝葉扶踈獨說十餘萬言扶踈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

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

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纔淺也言僅得之也意者玄得無尚

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不耦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跌足失厝也見誅殺

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為

十二合為六七十二謂魯衛齊楚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

秦為七也四分五割並為戰國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士無

掌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翻恣意

所存言來如鳥之飛任所息也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也

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是故

騶衍以頡頏而取世資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天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

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  
嘗仕於齊位至卿頤頤上下不定也  
孟軻雖連蹇猶  
為萬乘師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

番禹後陶塗

小國也駒駮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為

名今書本國陶字有

東南一尉

會稽東部

西北一侯

燉煌王門

徽以糾墨制以質鉄

言有罪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鉄質

也微糾墨皆繩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風化曠以歲

月結以倚廬

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以廬倚牆至地而為

之無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八區

八方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

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縱韜髮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

夷吾管仲也羞比之者以其不為王者之佐

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

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

湖之雀勃澥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

少

乘鴈四鴈也雀字或作雁鳧字或作鳥島海中其義兩通

昔三仁去而殷虛

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日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丘

墟二老歸而周熾

二老伯夷太公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蠱存

而粵伯

伯讀曰霸

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五殺謂百里奚

也買以殺羊之皮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喋

吟而笑唐舉

喋吟頷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日聖人不相殆先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

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章句小儒

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

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或釋禍而傳寧戚

也或倚夷門而笑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卜餘人往辭嬴嬴無所戒

更還嬴笑之以謀告無忌也或橫江潭而漁漢父或七十說而不

遇孔丘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分或枉千乘於陋巷齊

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

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

其士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

或擁帚等而先驅郊衍之燕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信讀日申

室隙蹈瑕而無所誦也君臣上下有釁乘隙乘離之漸則可遂見取也室塞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自高枕也俛低也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辟罪法是以

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卷屈也固閉也擬疑

也鄉使上世之士處序今世鄉讀日嚮策非甲科行非孝

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

言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且吾聞

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

其聲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地藏

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神害盈而福謙瞰視也

攫拏者亡默默者存攫拏妄有搏執牽引也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游神之

庭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如何或能勝之今子迺以鷓臯而笑鳳凰執蠓蚘

而嘲龜龍蠓蚘蜥蜥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

亦笑子病甚不遭史跖與扁鵲也二人皆古之良醫者悲夫客

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靡亦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髀骨也

繩也翁肩蹈背扶服入橐翁歛也激叩萬乘之主叩怒也

得王獨太后穰侯爾叩讀曰仰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界間其兄弟使疏涇陽秦

昭王弟貴昭王弟貴當也言富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領頤折頰弟

涇流沫頤曲也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

背而奪其位蔡澤說范睢以功成而退禍福之機適

之咽頸也時也遇其天下已定兵革已平都於雒陽婁

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

長安不拔謂堅固不拔也適也中其五帝垂典三王傳

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得其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合其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

則諱矣諱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

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

從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巴蜀人各山旁

推委墮落日既雖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非唯其人

膽知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

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蘭相如獻壁於

此臺謂齋壁如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壁使人間以歸趙也 四皓采榮於南山

榮者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

名於細君割損也言以肉遺細君是損割其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

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既著太玄經客有難玄太

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

子曰凡著書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

調於比耳比和也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閔意取指取讀日妙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旁薄猶言蕩薄

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不寤不曉其意亶費

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亶讀日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

若放於無聲始不可乎放依也始近也放甫往切楊子曰俞俞然也音

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

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

而深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廼玉廼金真寶

美麗如金如玉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

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

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機膠葛騰九閎機揭也膠葛上

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機音戟揭君足切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

燭六合耀八絃燭炤也六合為天地四方八絃音宏泰山之

高不嶢峣則不能淳滃雲而散歆烝嶢峣高貌也淳滃盛也滃雲氣

貌歆烝氣上出也是以必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因而重也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

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

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鴻大也烈業也緝繼續熙光明也

盖胥靡為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寂寞為尸道化以寂寞為

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淡謂無五味也大語叫叫大道低回

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取讀

日形之美者不可秣於世俗之目秣亦同也辭之衍者不

可齊於庸人之聽衍旁廣也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

耆則坐者不期而附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追趨逐耆隨所趨嚮愛嗜而

追逐之也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

和也掄引也和應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

衆鼓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優古之善塗斲者施廣

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者鼻因令

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斲即今之

仰泥也復拔拭也 師曠之調鐘 竇知音者之在後也 故謂塗者為復人 昔平公鑄大鐘工者以為調美 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 質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以為後世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幾讀老

聘有遺言貴知我者希 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此非其操與 雄兒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舛相 大氏皆詆訾聖人

即為恠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 大氏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折分也詭

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子之教為功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 雖小辯務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明帝永平中為郎典較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

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唯貴得名也 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

皇 不安之意也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繇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之餘事爾今吾子幸游帝王

之世躬帶紱冕之服 帶大帶也 冕冠也 浮英華湛道德 湛讀

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轡龍虎之文舊矣 轡被也 易曰大人豹變其文蔚也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言文章之盛久也



跨騰風雲

攄申也。跨，停水塗泥也。以龍為喻也。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嚮震

嚮，讀曰響。見影則駭。聞響則震也。

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紆，屈也。

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虛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嘗以年歲

言細微也。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

宇宙之內言宏虛也。

已謂及已身尚在猶言當年也。

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

濤，大波也。擣，布也。

辭也。

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

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辱主人迨爾而

笑曰

迨，笑貌也。

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聞道德之

實守突奧之熒燭未叩天庭而覩白日也

爾，雅東南隅謂之突。

西南隅謂之奧。熒，榮小光之燭。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

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

七，雄秦及六國也。

龍戰

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

景附煜霄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焱，疾風也。煜，雲光貌也。

當此之

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

搦，授也。

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也

齊圍燕燕將保於聊城魯連係

帛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害燕將得之泣而自殺秦時圍邯鄲為却五十里趙王以千金為魯連壽不受

魏齊為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愍其窮於是解相印間行與奔魏公子無忌也蹶，踢也。

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蠶而不可聽

者非韶夏之樂也

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趨合屈曲也。感耳，動應衆庶之耳也。然

而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蠹因執合變偶時之會

非正之聲也不謂蠹之鳴也雖偶當時之會

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雖偶當時之會

而不可以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

騁辭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三術王一霸二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

顛沛僵也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徼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徼

字或作激發也朝為榮華夕而焦悴福不盈眦溢於世富當

貴之間視不滿目故言不盈皆也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利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徼君

呂行詐以賈國賈市賈也說難既首其身廼囚秦貨既貴

厥宗亦墜曹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

楚為秦貨爾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

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迂遠也方今大漢灑掃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

之如春函容也讀與含同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沫

浴玄德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未流也稟印太和枝附葉著印讀譬仰也

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殖生也長也得氣者蕃

滋失時者苓落苓與零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覲見也

欲從旄敦而度高虜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虜重淵亦未至也

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曰汎泉上出曰濫泉

賓曰若夫鞅

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

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虜主人曰何為

其然也若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訪亦謀也

言通帝王謀合

聖神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涓濱齊寧激聲

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圻皆竦命而神交匪詞言之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

繇新語以興

優繇不仕也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

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

覃大也深也

皆及時君之

門闡究聖人之壺奧

宮中門謂之闡宮中巷謂之壺

婆娑乎術藝之

場休息虜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

聽烈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

亞次也與讀曰歟

若廼伯夷抗

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

辱仕謂為士師三黜也

顏耽樂於

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

聲盈塞於天淵真

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墜之方廼文

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聿故曰慎修所志

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

腴肥也

神之聽之名其

舍諸

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神明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未不廢也

賓又不聞

蘇氏之璧韞於荆石

韞亦藏也

隋侯之珠藏於蚌蛤虜歷

世莫砥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媿之

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媿謂侮狎之不

觀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顯蒼也

踈以足據持顯

頽天元氣浩汗故曰頽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

時闇有時而闇

若廼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

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

逢蒙古善射者

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

良王

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相馬也馭善馭也烏獲壯士也

蘇鵲發精於鍼石研

桑心計於無垠

和秦醫和也鵲扁鵲也研計研也僕一日計兒亦曰計然桑弘羊也

亦不任厠技於彼烈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密淨也安也

崔駟字亭伯少游太學嘗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

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

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

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封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從中男入從中女出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其

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

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達

乎九乾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

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

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九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

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從凡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臨雍泮以

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泮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以

勵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鑄

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日咫尺蒙切惑

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知過萬人謂之英猶逸禽之赴深林羣

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孟子曰汚池沛澤胡為嘿嘿而久沉滯

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

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皇綱

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

胥罔識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

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掌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

之於掌道也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口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以天下讓或盥耳而山

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舍

棲盥洗也或草耕而僅飽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或木茹而長飢

鮑魚衣木及食木實

或重聘而不來

狂接輿者楚人也耕

而食楚王聞其賢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徒莫知

之或屢黜而不去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

也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

詢辱也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

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

商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傳巖說賢而隱代昏靡築之以或以共食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漁父見兆於元龜

太公以釣于周渭水西伯將出卜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大

公謂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

若夫紛纒塞路凶

虛播流

方言云纒盛多

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

昏墊皆困水災也尚書帝曰咨洪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

條垂藟蔓上下相求

藟藤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

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

援之以手也

跋涉赴俗急斯時也

草行為跋

昔堯含感而臯陶

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治者臯陶大禹陳其

謨高祖歎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

信即欲捐之此

禍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

五人楚可破也

定天結不解而陳平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册顯功

珪王

銘昆

吾之治

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鐘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

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

不顧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

人溺不拯則非

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共步

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

襟修其容止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

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

質雕以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

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

冶一陶

坯土器未燒者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以

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載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

刑厝

械謂器械甲冑之屬也厝謂置之不用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

刑典二曰鼓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與左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齊茲兆庶

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尚父

呂望也厲謂容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臯陶范雎蔡澤

夫廣屢成

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

廣屢成不求材故茂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

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

陰事終而水宿藏

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月昏危中仲冬

昏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不見也

場功畢而大火入

火詩幽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場圃也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

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山南曰陽

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

數八尺曰尋藝殖也兩手曰拱數猶概數音疏角切

悠悠罔極亦各有得

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自以為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

則藏已所學也

彼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故進動以道則

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又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

之相也

復靜以理則其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耻夸毗以求舉

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

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樓處

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其字從手

處子處女也

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隋和之寶也暴智耀

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因字一作回回邪也

游不倫黨苟

以徇已

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人非其類苟以營已而已

汗血競時利合

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時合而友不以道義

子笑我之沉滯吾亦

病子屑屑而不已也

屑屑猶區區也

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

有狂徑而我弗隨

枉曲也徑道也

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

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

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

尚書曰穢德彰聞禮

託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脩禮以耘之陳義以種之諸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

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俟命

昔孔

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曹沫也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遂獻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

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下嚴克

捷於疆禦

新序曰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

從遂赴敵而鬪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工不以辱生遂反敵殺



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以范蠡錯執於會稽

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以餘兵五千保於會稽

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師伍員樹功於栢舉

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狹弓矢而于吳王闔

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

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包胥單辭而存楚

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吞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而唐且華顛以悟秦

秦師乃出敗吳師而復楚國

即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不至

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夫

然乃遠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

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楚之兵

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楚至魏急且割地是王亡一

免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

雅曰顛頂也華其羅童牙而報趙

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

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車羅於趙

趙襄王郊迎事見史原襄見薰於壺飧

記童牙為幼小也原襄見音乎殿切

襄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襄

以壺飧徒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乎殿切

宜收德於東脯

能視孟宣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对曰臣官於絳

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吳札結信於

孟宣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丘木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徐君

已死於是札解其寶劍 展季效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

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 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不同居婦人曰

子何不學柳下惠也然嫗不 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

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字平子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

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

間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

勢也惟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攻或不我知者以為失

志矣周為問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

以露余誠焉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不學

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 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

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

命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

立功立

事可以末年逸詩曰祈招之惜 是故伊尹思使君為

惜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思使君為

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

伊尹曰子弗克禪厥后惟堯舜其 答單巫咸寔守王

心愧耻若撻于市旌明素猶志也 答單巫咸寔守王

家 答單巫咸寔守王 申伯樊仲實幹

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

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服袞

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注云寶瑞也圭 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

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

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繇日新之謂

盛德也 質以文美實繇華典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

為榮吾子悟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

以思世路斯何遠矣 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傳或以文約

我以 曩滯日官今又原之 日官吏官左傳曰天子雖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老氏齒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 老子曰齒則全在則正又曰夷道若

顛進道若退易離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

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

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深田作靈憲渾天儀等

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焉 揭

衣也音丘例切詩邶風曰深厲淺揭爾雅曰帶上為厲繇膝以下曰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

也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淥

綺切責衡何獨妙 參 音三 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

已垂翅而還故棲壺亦調其機而銘諸 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

盡何不銛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

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曰亦言配命自

求多福也 人生任勤不索何獲 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

之 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 尅勝也衡集作鳴于美言以市也

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

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用後勳雪前吝婢狠不

王

柔以意誰斬也

吝耻也左傳曰宋公斬之杜預云戲而相愧曰斬

應之曰是

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

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

夥音和

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

命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命也

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

速召懷來旃之也

求之無益故

智者面而不思

面偕也

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

得而豫喪也

帖危也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

云非羞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

為欽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在大就於心有猜則簋飧饌舖猶不屑餐旃

小而以要名也

於心有猜則簋飧饌舖猶不屑餐旃

簋以之

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簋飧饌音士倦切舖音補故切竝謂食也屑猶介也

以用也爰旌音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丘父之盜日丘

見而下壺飧以舖之爰精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謂者也我孤丘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謬汝非盜邪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意之無疑則兼金盈而嘔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

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

十鑑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予何為

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

倍於堂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鑑也三十兩為鑑贖遠行者贈賂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

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

委市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短褐謂審戚

也委市築謂傳說也短音掌主切方言曰自關而西謂檐榆短者謂之短也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

朦臆朦言未悟也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二

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寧則風

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旁羅日月星

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后善伏羲氏之道當

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當

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

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紀曰

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顛頊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顛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命北正黎司地屬人重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

少昊氏之子黎顛頊氏之子左傳鄉子曰少皞鳥師而

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

鳥名鳳皇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

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

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乃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

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易通卦驗曰冬至日晷長丈三尺夏至日晷長尺五寸謂立八

天表之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該備夫玄龍迎夏則

陰也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漏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

日龍鱗蟲之長能出入能大小能短長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漏亂也漏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 二十四

骨音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化之不從有

人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仲尼不遇故論六

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耻一物之不知

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夫戰

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

旒然旒旒旒也言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

為下所執持西東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為之退師魯連繫箭

而聊城地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

廢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寧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

人為梟矢士為尤

梟猶勝也猶人

故樊噲披帷入見

高祖

前漢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嘗病惡

涕曰獨不見趙高之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漢書曰

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

此之會乃鼃鳴而鼃應也

喻君臣相感贛易林曰故

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菴受區

憂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繇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

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譜第也與牒通

等傳爛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閩聲而軍容息

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

曰蚩尤舉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總錄部

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  
文曰風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  
懸也音步末切聲或作新容或溽暑至而鷄火棲寒  
作客衡集容作害竝未詳也

冰沍而龍鬣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  
鷄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

言當季夏之時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

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

醜弁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  
今分支

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買賣者質劑焉大  
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

劑劑音子隨切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奚冀其

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

周任感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仕成林及津者風

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

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揅之易係辭曰通其變  
使人不能倦也

斯契艇而求劍守株而待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

劍自舟中墮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  
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

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冒愧逞願必無

因釋耕守株異復得兔為宋國笑也冒愧逞願必無

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

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伐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  
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

會稽此為冒愧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

我不忍以歛肩捷疾歛歛也孟子曰阿意事貴  
前書曰羗戎弓矛

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羗戎弓矛  
之兵器不犀利音

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  
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

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姑以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求妄進姑且也休美也各耻也

德之嘗服焉惜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位而不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

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

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寧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

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與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亦直也義通

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枝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浪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謂為輪者名扁也扁音皮珍切莊子曰輪扁對

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其而不疾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子既無所用輪扁教輪亦不能教人也泚音匹萌反

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慕也音胡媯切旅裴豹以斃督燔

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曰有知日乃殺之杜注曰蓋豹犯

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敢謂扶之而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

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頁六十九 二十七



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設九攻  
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  
吾請無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充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

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及高帝賢而赦之蘇武相也端蒲且

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沉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

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絲為綸芒針為

釣荆條為竿部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

弋射鄭玄注云結繳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

於矢為矰矰高也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

流聲奕圍碁也局參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

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匹群彼數子謂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且不可庶况

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呂賢案古本

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守名愍三墳之既頽惜八

仁匪非也數子謂裴豹以下也

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

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庶即

也上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

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

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魯子曰晉楚之富不

義何憊也猶羨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

也音苦葦切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十

自述第二

後漢蔡邕字伯喈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

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

駰作乃斟酌羣言遵其是而矯其非

是也作釋誨以

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

華顛謂白首也胡老元老

之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

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

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負鼎

於王道論語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

有秦牛之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

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

哉歌者非甯人也命後車載之百里奚自鬻於秦衣

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秦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

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

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

真包括無外綜拆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

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

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

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

荷榮祿而蒙賜羨本或作美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回曲

也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

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

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

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

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謬然翁歛

之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

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三代之隆

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

縱人祛施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施君臣土分上

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辦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

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

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項弱

而游之天下之咽喉也魏天下之智臆也王資臣萬金

魏人其將相此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

從項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

金百鎰再見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

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印駢並也流離光彩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

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

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轂

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之祿破之也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欲豐

其犀乃薈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蔀覆也屋厚覆陰之甚也是故天

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文

日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遁之人也顏歎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

願先生與寡人遊歎辭曰王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實也然太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

形神不全歟願得脫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曰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身也齊人歸樂孔子斯

征雍渠駢乘遊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

曰衛靈公與夫人明車宦者雍渠駢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棄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麤

賓統則微陰萌蕪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鐘融風艮之風也

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蕪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蕪兼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鴻烈盪四海之殘災降隱天之

高折絙地之基絙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

含其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

濟多士端委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緹系

也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喻潔白之士羣集君

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

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玉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

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大也曩者洪源辟而四

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薛開也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

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  
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  
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

竝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簞音素和切詩小雅曰荷  
簞荷笠毛萇注云荷揚也  
衰所以備雨笠所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  
替御注云替御

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  
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  
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

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  
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  
其已注云持滿則傾不

如止泊猶聚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

任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鵬鳥  
賦之文也

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勢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  
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

足長者不為有餘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  
損益將何如焉

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  
陪音赴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班固書曰  
史遷熏胥

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  
罪也誅叶韻音丁注切害何天高地厚  
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也

踣而踣之詩小雅曰謂天盖高不敢  
不踣謂地盖厚不敢不踣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

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

堤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蒲胡蘇簡潔鉤般鬲津是謂九河也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

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

哉煙炎火之微細者言堯懼細微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音子蕪切炎音焰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宰驚問曰

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

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

朔而日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豐卦曰天地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

盈虛與時消息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目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

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

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盖而奉皇

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

六

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

龜鳳喻賢人露霧喻昏闇也迂曲也

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

斃厭也不渝變也

歲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

幸其獲稱天所誘

也謂小人妄得稱樂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

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罕漫猶無

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生

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

語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

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豢龍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日奚仲作

中衡軻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上於善圍狼臙取右於禽囚

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

為周穆王御騶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

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

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敬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臙取戈斬 弓父畢精於筋骨飲飛明勇於赴流

之遂以為車右

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子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

方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

盡於方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

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

壽王字子戇以善格五待制格當今之藝也東

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

效方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

故抱璞而優游 上官桀武帝時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嘗



避心在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歌曰練

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繇生踔宇宙而遺俗

兮耿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雲液也

切蜀郤正字令先為秘書郎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

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古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

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皆

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

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

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曠索微觀天運之符表

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

奮威雲合霧集風擊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

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

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

沉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

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問留心

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

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

明九考則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

二十七年

冊序元龜

總錄部

八

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固未能輸竭忠款  
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  
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  
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  
徒之披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  
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良管闕筐  
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  
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哉所思  
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

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  
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  
遙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  
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  
而棟折椽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窮鬼芟其  
頤初升高崗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鬼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時務哉盖易  
有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  
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人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  
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  
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規救之責士無  
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  
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  
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  
雲陳冲質不永桓雲墜敗英雄雲布豪傑盖世家扶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冒狙詐者暫吐其  
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  
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  
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跼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  
盖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  
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  
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  
也總羣俊之上畧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  
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  
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

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較之益已  
 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  
 獻警道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  
 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恊明進應靈  
 符如其違也自我嘗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  
 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  
 者也狹屈氏之嘗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  
 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  
 慘憺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下澤  
 不辭愆以忌詘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責

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

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

為之擿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

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水以身請於陽旰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愛民如此其明也行止有道啓

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

窮路軍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

微辭以存道憲先軌以投制躋叔盼之優游美疎氏

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

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

未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績於至貴秦

牙沈思於殊形淮南子曰伯樂塞風秦牙葛青所相

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

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

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空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

也觀其文煥煥如水之將釋此所謂純純鈞也王曰是

也 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鱗魚聽

歌者不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冠以保荆淮南子

可為也楚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

而悉其誠有善偷者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

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子

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桃李子發又復歸之明日又復

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君吏

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 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

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掌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

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

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

薛尤磨蕭斧而伐朝茵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

心天道不掌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

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

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

而未下雍門周以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

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 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

春秋曰韓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

哀作御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

見若士曰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齒然而笑曰

之上吾不可以久於是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吾此夫子也猶黃鵠之與  
壤蟲終日行而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不能齊伎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晉皇甫謐字士安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  
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  
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  
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  
侍放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  
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

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  
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  
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  
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嘗賤者道之實  
處嘗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庄  
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  
有道者也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  
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  
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  
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

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則終不損厚則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東晉字廣微性沉退不慕榮利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子閑居門人竝待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於時尚書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幸老負金鉉

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無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未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窳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統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鶴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鱗徒屈靈蟠於埴井眄天路而不遊學旣積而身困夫何

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  
失先生不知肝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  
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日徒以曲畏爲桔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  
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  
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統三正則太階平  
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冷蔬練身自匿哉束子  
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  
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旣啟兩儀肇立離光夜  
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

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伍  
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  
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  
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  
優何必貪與二人爲羣耻爲七人之疇乎且道暎而  
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  
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  
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寢之宮夕墜  
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  
可以豫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污



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筭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  
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  
六合寧靜蜂蠆正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  
王無驕肆之怒臣無釐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  
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  
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  
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  
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  
正如意之立于木卧而秦師退四皓造而戚姬泣夫

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  
莽爲息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  
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  
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播以豐  
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  
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  
守寂寞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  
以太虛爲輿玄鑑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  
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寢捐夸者之所貪收  
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致全素履

於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陸喜爲吏部尚書少有名聲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將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慙愧者也

宋陶潛字元亮穎脫不羈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賁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

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  
去縣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  
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  
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  
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  
上人性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  
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貴賤造之  
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  
直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  
復着

袁粲為東海太守嘗著傳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  
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耿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  
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  
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  
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  
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嘗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  
漠嚴叟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梁蕭子顯字景陽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  
忝還京師遠思前此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  
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定若乃登高日極

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  
 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  
 徒竝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  
 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  
 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  
 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自其來不以力構少  
 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交備多方頗為  
 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也

劉峻字孝標嘗為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

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  
 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  
 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汗當年此二同  
 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  
 肉余自少迄長感感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  
 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  
 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  
 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

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序遺之好事云

王筠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然皆卽  
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  
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  
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嘗爲  
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義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  
人假手竝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  
以備遺忘而已

陳江總爲尚書令嘗自敘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  
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而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  
相無迹可紀趙元淑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  
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  
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大建之世權移羣小譖疾  
作威屬被摧黜柰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  
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  
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  
曰周之家宰今之尚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  
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

儻來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鐘山就靈曜守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若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愆於物頗知自才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負愧平生耳唐韓愈字退之元和初爲國子博士作進學解以自論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

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甞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泯泯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醴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伊姚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禪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梁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闐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

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宋王大論是弘逃讒子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習不泊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嘗塗之促促窺陳篇以逃竊然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貨之有無計班資

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猶詰匠氏  
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之昌陽引年欲進其猪苓  
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

元稹穆宗朝爲相長慶末因編刪其文豪自叙曰劉  
秩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  
而削之者貢諫猷持嗜欲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  
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  
利害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混  
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卽位

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  
供奉繇是獻教本書諫議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  
度李正辭韋纁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  
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  
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  
參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  
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  
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  
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新盜賦無不爲仍爲  
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



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  
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  
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  
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樞樞至維其下  
歐詬主郵吏徙樞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  
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  
飛龍使誘趙實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雒陽衣  
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  
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  
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責

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暗鳴會河南尹房  
式詐緩事發奏攝之前所暗鳴者叫譟宰相素以劾  
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  
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  
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  
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日夜  
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  
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  
言天下事外問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  
語詔入禁林且欲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

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奏至  
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較曲直出予爲工  
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  
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  
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  
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八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  
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  
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  
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  
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

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  
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  
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  
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  
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敘如此欲知其作  
者之意蓋備於此篇

周馮道仕漢爲太師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  
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  
國史家諜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  
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戊二主所

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難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亡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朝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進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衛官使再為弘文館大學士又克諸

道監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士簡較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簡較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簡較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較太師兼侍中又授簡較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戶吏尚書右僕射左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

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  
 開國公魯國公兩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  
 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  
 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各自經邦致  
 理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  
 宗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  
 掾褚諱漬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  
 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  
 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較書郎膳部金  
 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

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  
 又自秘書改授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國子祭酒兼御  
 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  
 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嘗丞第六子正自協律  
 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充定國軍節院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  
 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  
 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長興二年敕瀛州景城縣  
 庄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雒南庄  
 貫河南府雒陽縣三川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勅

三川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時守司徒  
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台里改  
爲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  
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於  
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爲素  
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親事君事長師人之  
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  
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解  
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歛以遽條塋及擇不食之

地而塋焉以不及於古人故祭以特牛羊豕生也  
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  
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  
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公籍所著文  
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集其間見  
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庄有宅有羣書  
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  
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  
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貞卽有餘矣爲時乃不  
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

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  
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  
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